

影视新词乱用 就是一把虚火

“乱拳打死老师傅”“九千岁”“CP”“屠榜”几乎成了影视圈的碎碎念。3天不更新业界新闻,或许就错过了“新词”发布。虽然这些“新词”有时让阅读者如坠云里雾里,但在近来的影视圈却愈演愈盛,几乎已是“行家必背(备)”。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申小龙看来,当人们偏爱某些徒有其表的“新词”时,“语言空转”就发生了。其内因不外乎三种——从业者没真正弄懂一种想法,而又想把这种想法表达出来;创作者没什么真实感悟,但又想在语言形式上遮掩自己的空洞;理论研究者出于懒惰或媚雅的心态,只顾操弄时髦的概念术语,而顾盼这些词对于事实的理解究竟有什么价值。

既是空洞无意义的,“新词”凭何泛滥?申小龙从学者的角度分析,“语言空转”一定程度上折射浮躁的心态,“在嚣张的词语面具下,真实的自我遁形了”。好比“九千岁”,令人咋舌的比喻本体其实是90后和00后的并称,它完全是由个别盲目迎合年轻人的从业者所炮制的。当委身资本的人习惯性虚张声势,“九千岁”和“霸屏”“炸裂”“屠榜”等词,多多少少都有虎皮大旗的影子。

编剧余飞站在从业者的立场谈得更鞭辟入里:“来路可疑的词语面具背后,其实藏着一只高音喇叭,最终目的不过是忽悠业内,搞晕观众,掩盖真相。” 王彦

编剧富豪榜 要多假有多假

在我们这一辈,计划生育还没开始,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大家见面很爱说“你是老几啊?”这是问家里的排行。可能正因如此,在中国,大家很关心“榜”:第一层面你是老几,第二层面你算老几。演员特别在乎自己是不是一姐一哥,在意“番位”。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各种“榜”,根本就是假榜——比如中国编剧作家富豪榜。偏偏这个“假榜”上出现了很多我的真朋友,他们告诉我,榜单上的数字是假的。编剧们做过调查研究,榜单上好多作家的年龄、籍贯都是错的。这让人情何以堪?

2014年,陈彤编剧上了榜,第2名。据说是《离婚律师》1600万稿酬——相当于35万一集,多牛啊!我看到榜单立即打电话给陈彤,她一接通就连珠炮地说,甭问了,假的假的假的!我说我知道是假的。陈彤说那你打电话干吗?我说:“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青年编剧,但我看到榜单上你的年龄吓了我一跳。我想问的是,榜单上你的年龄是不是真的?”陈彤这才注意到竟然还被公布了年龄,悲愤万分。

今年我的另一位朋友李尚龙上了富豪榜,第46名,275万。李尚龙暴跳如雷,因为他的年龄是假的,给多公布了一岁。另外呢,他说275万别说是真的,即便是真的,就这么点钱就称富豪,那马云是什么豪?最大的麻烦是榜单一出,好多人给他打电话来祝贺,祝贺完就借钱。但就这么一个假榜,好多作家、编剧还去领,这到底是想骗谁呢?

宋方金



一切来得都很突然。卓伟的摄影师团队集体反水了。在此之前,这个中国大陆的第一狗仔都是以爆料明星的方式一次次把自己也顺便推上头条,但这一次,“料”似乎变成了他自己。

在那封公开信当中,集体提出辞呈的摄影师团队一再强调,离职并不是因为“分赃不均”,而是因为“工作理念冲突”。很显然,这些平日里躲藏在镜头背后的偷拍者们觉得,一再在各种平台上抛头露面的卓伟愈发把集体的工作成果纳为己有。更重要的是,卓伟近期以来的很多直播和互动中的爆料方式,以及对于网友的回复,除了那些真材实料的照片和文章之外,又多了不少欲说还休式的挑逗。这其实很不卓伟。

多年以来,即便开始有更多的人投身于这个行当,但卓伟的地位至今未被撼动,所以,吊诡的局面产生了,这个以偷拍明星为已任的偷窥者,把自己变成了明星。作为旁观者,从外部去看,卓伟的网红化过程并没有对他的工作造成困扰,但这一次,内部缝隙最终的爆发,确实反映出了卓伟自身地

位和处事态度变化之后,给整个团队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众所周知,狗仔队是一种蔑视的称呼,但这种蔑视背后对应的却是庞大又实在的用户需求。无论公众承认与否,无论怎样遮掩和逃避,人们内心深处埋藏的猎奇、窥私和嗜血的欲望一直存在,从未被稀释,而狗仔队满足的就是这些。

实际上,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讲,狗仔队是调查记者的一部分,但是一个旁逸斜出的分支,一个有些旁门左道但却也得到真传的偏门——他们报道和拍摄的对象是明星而已,而且对准的是明星工作之外的部分,那些不愿意公之于众,甚或努力掩藏的部分。

普通的调查记者大都对公共事务进行监督,由于这种行为为关涉公共利益,所以被公众英雄化和光环化,但相对而言,狗仔队却背负着原罪。一些人谴责他们永远把艺人们不愿意见光的一面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乍听起来像是一种下作的手段。但这并不是狗仔队的罪错。艺人的本质是商品,艺人盈利模式的本质是注意力经济,所以,你既然以吸引注意力

作为盈利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必须让渡部分隐私权——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明星被拍摄、被追踪,这是不可避免的。说到底,狗仔队的存在,其实是对经纪公司、明星本人、疯狂粉丝等等群体联合制造和贩卖出的表演性人设的一种纠察、监督和平衡,他们的存在以便让娱乐内容的消费者在清醒、公平的情形下为艺人和娱乐产品买单。

真正的狗仔是娱乐圈中的全民公敌,他们在偷拍别人的同时,自己的行为也在被众多人盯着。

多年以前,与卓伟合作过的摄影师也曾离职,但那都是因为个人原因,在那些人看来,自己的工作是在破坏他人的生活,看不到职业的意义。但是卓伟不同,他对于狗仔这一行的看法超越了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上,而是变成了整体意义上的判断。狗仔,目前只把镜头对准了明星,这虽然从个案上不会对公共利益产生怎样的影响,但这种行为本身仍然具有价值,它让人们明白监督和揭露的重要性。

杨时旸

“丽姐”不是演偶像剧而是敲警钟

《变形计》年年引发热议,今年最先进入大众眼帘当上网红的,不是哪位叛逆不羁浪子回头的少男少女,而是一个把城市来的小哥哥虐得体无完肤的丽姐。

丽姐名为丽姐,实则不过是几岁的小女孩,离异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与哥哥和小狗相依为命,她年纪小脾气却不小,动辄哭泣、打人、躲闪、甩手不理,参与“变形”计划的陈新颖无可奈何,痛心疾首地对镜头剖白“人是变好了,但是却疯了”。

按照《变形计》一贯的节奏,和观众纵览多年综艺习得的套路,这对欢喜冤家,想必最后是圆满大结局,各自洗心革面,相互依赖。丽姐也在后续的节目中逐步示好,给小哥哥端饭又送水,几次嘴上说着抄起大棒抡下去,落到身上只是轻轻一触,观众们很快得出结论,两人都不坏,相互的磨合,让他们各自展露出柔软善良的一面。

剧情进展到这里,一切还算正常。但很快的,浪漫的配乐,相处的细节,让人脑补出一套霸道总裁爱上暴躁小娇妻的大戏,的确符合高富帅与野蛮少女的



设定,网友甚至设想,多年后他们江湖再遇,如何发展出因恨生爱的一段情。

对比反差强烈的真人秀中,媒体为观众构建了一个张力极强的景观社会,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当下,生活越来越具有符号化特征,人们不再单纯地对商品消费,而是对其所赋予的符号价值消费,继而获得各自的身份认同,CP文化在网络空间中被消费,对陈新颖如此,对丽姐也是一样。

所以丽姐对陈新颖的压制,除了博君一笑,甚至比阿拉蕾更有一些警示的意味。丽姐的暴脾气,是性格使然,也是她留守儿童

身份下的保护色,当然是最接近自然的状态,如教育家洛克所言,儿童和家长之间的早期的相互影响对于其未来的人格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言之,霸气的丽姐与手忙脚乱的暖男小哥哥,虽然好看,但其带来的娱乐效应总归会模糊焦点,让人忽视了成长中的社会、教育、亲人共同作用下的对与错。

究其根源,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乡村的“熟人社会”传统,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急剧的改变。文化的断裂,本应是中流砥柱的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常年缺席,就像丽姐在节目中所表现的,在迷茫或愤怒的时候,她只能以哭泣,或者“想哥哥”来解决问题,亲子分离、无人监管,她没有倾诉的对象,也没有成长的指路人。

所以说,与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更需要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化场所加以弥补,丽姐暴露的问题,所展现出的乡村文化的衰落,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她给我们敲响的警钟,绝非一段短暂的节目拍摄可以弥补的。一把青

神回复

陈妍希和碗比脸小



陈妍希与陈晓结婚生下男宝宝“小星星”后,经常在微博分享生活点滴。她7日发文,分享自己当“吃货”的经历,拿起美食时,也不忘证明脸蛋比碗还要小,逗趣又可爱的模样令众人笑翻。

@算卦的陈大师:脸比碗小……可是这个碗也不是很小呀!

@散发光芒:你找的这个碗明显不够大!

@7等你来7:你美。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黄晓明不想暴露年龄



5月8日,黄晓明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和幼儿园小朋友的友爱合照,场面十分温馨。他还自我调侃称:“看见了没,不可爱?这些都是我的粉丝……的宝宝!(照片来自一个因为不想暴露年龄卖萌装可爱的黄叔叔的自拍)”

@她不再狂傲不羁:小朋友肯定说,baby没来,我就委屈自己跟你拍照吧!

@Apanq潘琼:放开我的晓明!!让我来!

@颖姑娘 YE:晓明哥,保护好我家姑娘,相信你!!要幸福一辈子啊,我们就愿意吃狗粮!

老戏骨很会玩

老戏骨王庆祥自从去年一月开始刷微博,到现在,老人家的画风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迷之转变。近日,王庆祥在微博打卡戒手游,称:“戒手游第一天,打卡。”并上传一张猫咪的照片,还配文“我很开心!”5月8日,王庆祥再次微博打卡,写道:“戒手游第二天,打卡。”孩子气十足,逗乐网友。

@Uncle松林忆:何必这样?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

@aneJane-HG:公公,别戒了,练好了带着你的儿媳们一起。

@三次元你不认识窝:老戏骨就是戏足啊!